

在演習的早上開始寫的小說

3. 在演習的早上

我已經沒有把自己扛下一個自己在內的群體榮譽的心念了。即便這裡頭有著什麼我想一起的。

老了，昨日天冷得出戲，帳篷外用牛糞升起了一團火。我靠得近，索性把手套扔掉，將手指放在火裡頭。一陣子，沒有受傷，也沒什麼意義。迪里這樣說話。我借住在他的帳篷，東西都放在空間間的正中央，我和他被中間隔開在兩旁睡覺。一個空間，十年後，這塊土地的人們會怎樣？

「你這樣做，火裡也不會開出蓮花。」睡前，迪里的聲音在黑暗中傳出。

迪里總讓我想到沂鈞，我那個從前的室友，兩人都喜歡電影，觀看時，表情一樣的寂寞到無法落淚。迪里曾有過一台底片相機，現在已經壞了。他從地底拿出他唯一完成過的相簿。照片串連緊密令人窒息，軍隊拿著木棍的照片、天山上像是櫻花的照片。天空上的雲就像那隻在台階上跳躍的貓，沒辦法抓住它的身影，最後只能用一些偶然瞥過的人和物來證明曾經活著。然而，活著真的是人生重要的一部份嗎？迪里說電影告訴他不是。到了一個年紀，曾經那樣笑過，那樣愛(喜歡?)過，後面的好像都只是為了證明，不能繼續那樣了。死亡也是一種，不愛了也是一種，而長大，如此簡單的東西當然也是一種。

我在邊境的一個餐廳裡遇見迪里，那時台上有個相信上帝的人在演講，在佛和無神的深山說著耶穌，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個搞不清楚狀況的人。她唱了一首有上帝的歌，叫大家一起唱。牧羊的人們起鬨，所有人只唱最後一個字，餐廳裡鬧得有些樂乎。老闆帶大家牽著被上帝所愛的姊姊，繞著餐廳中最大的柱子轉。我跑出去抽菸，迪里走了出來，說，他好想睡覺。鬧這麼晚的人就是沒有時間觀念。

「你有地方睡覺嗎？」

「沒有。」我說。

「來我帳篷吧，暴風雪要來了。」

我跟著迪里離開城鎮，一週後才知道，餐廳老闆那個晚上，誤觸羊毛裡的炸彈，少了一隻手臂。

「我很喜歡那個老闆。」迪里說。

「為什麼？」

「他教會我很多事情。」

「譬如說？」

「譬如，說著壓力的人，往往是不知道壓力是什麼的人。」

昨日的早上，我和迪里一貫的趕著牲畜到水旁，遠處傳來了喇叭聲。印軍的年輕弟弟從貨卡上跳下來，他跑向和迪里和羊群，兩人交頭了幾句。弟弟跑回車上時，注意到我身上的相機。雖然不是什麼大炮，但他明顯非常有興趣，兩隻手舉起在頭側比出按快門的動作。我說Yeah，一邊把相機從脖子上取下。弟弟接過，檢查了一下我拍過的照片。隨後他問，可以給他拍看看嗎？我說當然。

貨卡延著山腳消失在視線盡頭，我推開身旁的羊，走到迪里身邊。

「明天印度要演習。」迪里說。

「演習？所以會發生什麼事？」

迪里聳肩：「你明天就會知道了。但我們明天不能放這群傢伙出來吃草就對了。」

「因為怕被炸掉炸死嗎？」

「不是。他們怕中國放攝影機在羊毛裡。」

「這是辦得到的事情？」

「可以啊，有什麼不行。」迪里環顧四周，用長長的杆子點向遠處的羊：「你看那隻、這隻，還有……小藍，你不覺得牠們長得不一樣嗎？」

沒有，我覺得都是羊。

「這幾隻都是中國塞攝影機在裡頭，把牠們趕過高山過來的。本來不是我的羊，所以長得不一樣。」迪里問我：「你有當過兵嗎？」

為了配合印軍的操演，演習的一早我們在四點多起床，五點半迪里拿了兩張板凳到帳篷前。我們喝著胡椒味很重的茶，無所事事直到七點半。戰鬥機不斷在我們頭上飛過，我回想了一下樣子，因為板凳很矮只能坐著，於是開始用很彎曲的姿勢睡覺。醒來，整個世界仍

然一片沉寂，迪里靠著一根柱子入睡。我想起自己從前當兵的樣子。部隊裡到底能不能睡飽，我總覺得答案是否定的。從前在新兵營區，或許是開著冷氣，也或許是那時鄰兵比較安靜，我做了一個接著一個的夢。但到部隊後，每個夜晚在和酷暑奮戰，除了在颱風天後的西南氣流裡夢到了萬里花，就沒有別的夢來拜訪我了。

這樣的生活感覺過得很臨時，隨時隨地都可被更換，而世界亦不會察覺到這個改變。外頭、裡頭，都沒什麼差別，一天天看著還醒著的鄰兵，重複的時間，感覺好像置身世外，也好像忘記正活著。

那時我們也經歷了一場演習，但沒有發生太多事情。連長在前面說：「演習視同正式作戰。」

迪里正好醒來，於是我跟他說了當兵的事情。他聽完後，走進了帳篷。出來時手上多了副望遠鏡，我看向鏡頭的另一方，發現山澗的夾岸，穿著不同顏色軍服的兩隊人馬正對峙著。手裡拿著盾牌、木棒，他們拿起底下的石頭，往對面砸了過去。

雖然耳邊只有風聲，但仍依舊感覺的出來那是場衝突。

迪里接過望遠鏡放到自己眼窩上，咕噥：「這次是丟石頭啊？」他放下望遠鏡：「這就是我們的演習。」

「兩邊都是印度軍嗎？」我問。

「不是，一邊印度，另一邊是中國。」

「那這樣子不怕出事？」

「出事？你是說，有人死掉？」迪里說：「有啊每次都會死人，別小看石頭，他們只要在那個地方滑倒都很麻煩。」

「我以為，打死別國人是很大一件事。」

「是吧，有人死掉都是很大的事情。」迪里把望遠鏡遞給我，我看過去，兩邊現在都各自退後一些，離開中線間隔的小溪。面部激烈的表情，感覺是斥聲在對罵著。

「我第一次看到時也以為要打仗了，但什麼事都沒發生。」迪里這樣說著：「後來我就學會了，每次兩軍有交鋒，我隔天就聽BBC，看到底打死人算衝突了嗎？要發生什麼事情為止才能叫做戰爭呢？像今天的等級就是，丟石頭加戰鬥機飛過去。不知道，感覺也還不會算打仗啦。」

山谷上的雲像是快要掉下來一樣。

那個演習的早上實在過於無所事事，太陽出來後不久我便躲回帳篷裡。整理相片時，發現昨天和我借相機拍照的弟弟拍的照片。只有兩張，都是羊和背景的大山。

我拿出一直放在背包裡沒動過的筆記本，在白紙上寫下第一個字。

次日，我告別了迪里，搭了一個大品牌紡織廠業務的休旅車前往城市。真皮的椅子很舒服，一不小心便入夢了。

夢裡頭，是我當兵的樣子。萬里花在演習結束的休假開著沂鈞的車在中正交流道旁等我，一見面就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只有雙手框住對方，許久。班兵們的遊覽車從營區出來，裡頭瀰漫躲藏的菸味，步履蹣跚。

萬里花帶我直接向南，經過慵懶的椰樹和死氣的海。沂鈞的車是紅色的，儀表板手煞車都還在我熟悉的一個調整，但萬里花開車比較柔順，每個動作都比較緩，她的背影跟沂鈞不會搞混。萬里花問我：在軍中有沒有學會抽菸。我說沒有，她聽了便用很輕脆很開心的笑回我，還好，我也沒有。

到大鵬灣時是九點三十八，車道還沒開，我和她在車裡吹著冷氣聽廣播。她從包包裡拿出一條生乳卷，咖啡口味的，分了幾片給我。萬里花問我，包包裡還有兩瓶昨天晚上買的牛奶，沒有冰一直放在她包包裡，看我想不想喝。我雖然挺想喝牛奶的，但還是跟她說不用了。

在車上萬里花說了她在Tinder上認識的覺青，到了三十歲辭職去墾丁開店曬得一身黑的政治正確男。兩人約在一間看的到海的咖啡店，萬里花發覺男子看到她時毫無抵抗力，便調皮，想知道為了晚上兩人還能在同一個空間，眼前的異性可以容忍她到什麼程度，於是她開始說一些智障話。

「妳說了什麼。」

「我說我的瑜珈老師很爛，在群組說，那看來大家時間都有卡到我們下禮拜來換時間吧，可是她說的大家根本沒問到我。」

「這沒很智障。」

「還有我問他，為什麼人想要睡著時都不想睡，可是像現在我跟他說話時突然就很想睡呢。」

萬里花說：那個男生沒有注意到很多東西，她的狗喜歡吃白蘿蔔。她打了方向盤，車子緩緩滑入賽車場。

車道裡停著萬里花自己的車，y萬里花拿了兩頂安全帽，遞給我一頂並綁起馬尾，結上髮網。「來吧，陪我玩一場。」萬里花說，戴上安全帽，口音唬弄模糊：「要認真喔。」

我開沂鈞的車。坐上駕駛座前，萬里花把方向盤上套的彩花布圈給拿了下來，接著拍了下椅背。

「好。」我坐上了車。天空很藍氣候怡人，即便在密閉的車體裡也彷彿被陣陣海風吹拂。我在起跑位置看著萬里花的車子緩緩並列到我旁邊，白色的。她沒有轉頭跟我再多做交流，雙手握緊方向盤，直視前方。

勝負在第五圈的連續彎那區分出來，我沒有保守，也沒有策略，一開始便是狠狠地用能想像的最高速度駛過所有車道。萬里花在第二圈髮夾彎便刷進了內道，搶在我前方視線。我有試圖超車，她也沒試圖擋住我的路線，只是繼續加速。我們像是毫不顧忌對方的向前，但實則也是我不斷地追逐她的背影。

2. 須菩提

時間拉回幾年前一個盛夏中央，萬里花邀請我們去她老家玩。那時沂鈞還在，我們開著同一輛車子去的。萬里花的老家在一個簡單的漁村旁，比之大鵬灣還要更南，走長長的省道，看著海洋在大家視線右方出現，我和萬里花打開窗戶把頭探出去高聲歡呼。夏日的焰陽佐著風的黏膩，我們到萬里花老家時已然接近太陽準備變色為黃昏，她帶著我們離去省道，村子唯一的雜貨店閒閒地晃在看的到海的山丘上。門是木造的，拉開進入時萬里花的奶奶在裡頭和著上升的炊煙與我們打招呼。

那幾天吃的很豐足，炸了魚、花枝，把吻仔魚灑上海菜伴著醬油和飯，蒜頭跟酒蒸了蛤蠣，還有一堆的西瓜。萬里花的奶奶持續對萬里花的厭食說教之餘，也逼迫其餘的我們咽下大量的食物和糖水。

村子唯一的聲音來自幾排房屋外的省道，沒有架設路燈，在快入夜時獨自騎著車經過，舉目所見分辨不出是海還是天空的滿飽，顏色悄然切割，像是什麼被打翻一般，只有葉梢能夠保有輪廓。

晚上，風總是很舒服。萬里花會帶大家出門。去看了兩次螢火蟲，從入口有一塊上帝愛世人旗子的山道進去，經過蟬聲噪鳴的湖泊還有溼地，走在有檜木香氣的廢棄村莊裡。除

了看林木間飄閃的光點，尋找幼蟲也是一個重點。在樹木的底下，它們會躲在樹葉底下，只剩一點點光絲透視出來。萬里花的奶奶說，大約比南十字星的亮度再來的弱一點。

進入山裡看螢火參的折返點會是峽谷上頭一座萬應公的廟宇，隱隱可聽到水聲。萬里花、萬里花的奶奶和沂鈞會在那裡稍稍合十低頭，用自己帶去的蠟燭擺在看似觀音的神像前。萬里花的奶奶打亮火柴，點閃沂鈞手中的香。我坐在廟宇外倒塌的樹木上，由上俯看漁村跟山道，前方黑暗的是遠遠的海。客運會在九點零六分駛入我的聽覺，由左至右。我想了好多次，這輛沒什麼人搭的客運是為了把人帶來這裡，還是讓人離開這裡？客運喘了氣褪散在海岸線後，萬里花、萬里花的奶奶和沂鈞解開合十的雙手，她們推開吱吱喳喳的木門，揮手叫我一起下山了。萬里花的奶奶走在最後，她一個隨手將三柱香拋入底下黑暗的大海。

更多日的夜晚，萬里花的奶奶會讓我們帶上一大壺泡著紫蘇梅的涼水讓我們去海邊。沂鈞喜歡在消波塊上夜釣，他對此沉默，而且樂此不疲。萬里花則是喜歡水，她會吵著拖著把我拉去有照明燈的海。潑水、玩水、潛入水。我們會玩一個叫「海豚的寶物」的遊戲。把身上會發亮的東西，像項鍊髮圈什麼的，用釣魚線綁住，再將線的另一端纏在手腕上，然後用丟出。對方要在深黑的海裡找到那發光的東西，抓住，接著緩緩將對方拉向自己，先握住對方手腕的人就贏了。但基本上萬里花的水性太好了，我總在還沒發覺任何一絲光亮前便被她抓住了。

萬里花和我們說過，當她對於這個世界毫無辦法之時，她唯一想到，並用盡全力的，是讓她所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能在這個世界上能夠好好活下去，不要像她一樣。至少要有一台車，她說，可以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萬里花沒有自己爸媽的記憶。她的爸爸來到台灣潛水時，媽媽正穿著人字拖幫忙張羅著房客們的晚餐。一年後萬里花誕生，但名字還沒取，媽媽便搭上飛機去找爸爸了。經營著旅店的奶奶帶著她慢慢長大，告誡她三輪車千萬別騎到馬路中央，外地來的車都不知為什麼開得過份的快。都市來的男人們喜愛此地的休假，發育甚好的她總是會年齡詐欺，萬里花和她的媽媽做著一樣的工作，早上去到漁船靠岸採貨，中午陪小黃玩，告訴從重機上下來的客人倉庫裡潛水的器具各自的位置，在夜晚的風聲裡問對方能不能帶自己離開這裡。

第一個帶她走的男人在台北給了她一間房，一個禮拜來找她一次，交換體液後抱著她哭。半年後一次萬里花打開門，男子被一個女人揪著領子站在門口。女人說萬里花帶衰，男人的事業賠光了。於是萬里花被趕走，她回去找奶奶。

第二個男人帶著他去了比較遠的地方，她的房間在很高很高的一棟樓中。男人還給了她萬里花的名字。他說，因為妳是來自萬里桐的花。一個美麗的地方。

一次兩人在床上正激烈時，男人突然抽離身體。萬里花撿起棉被蓋到自己腿上，低聲問怎麼了。男子腰打直，看著剛滑開的手機畫面，他說他看個直播。萬里花無事可做，房間裡隱隱閃爍的白光中，兩人一起依偎看著螢幕。男人並沒有放出聲音，萬里花疑惑，男人摸了摸她的頭說，我想看的人還沒上台。

這是什麼？

台灣一個詩人的活動。

他們在幹嘛？萬里花問。

讀詩。

萬里花疑惑地弓起身子，男子離開床舖去按下熱水器開關，從包包裡發出一包菸和打火機坐到窗邊。那個房間在港區的大樓，十分高的樓層，空調十分安靜，萬里花從沒聽到過聲音。男人站在窗邊看海，萬里花不喜歡那裡看到的海。不夠藍，雨掉落時的聲音像炸彈。

一個頭髮甚短的女人坐到高腳椅上，男人發現，走回床舖趴到萬里花身旁，把手機的聲音打開。

我要唸一首大家都知道的詩。頭髮甚短的女人說。自此，她嘴巴快速動作著。語速甚快，萬里花和男人聽著。

萬里花想問為什麼直播裡聊天室沒什麼互動，但她想想沒問，可能文學總是比較安靜。

「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

無數次須菩提，房間內迴光疊影。

萬里花在幾個日光過後不告而別，她用男人給她的信用卡買了張機票回去萬里桐，奶奶坐在桌子的對面，萬里花喝著她從冰箱拿出來的檸檬水。酸酸的，那天的夕陽不知為什麼

特別的乾淨，比男人那每天請人打掃兩次的房間都還清澈無垠。萬里花問了問奶奶她是怎麼長大的。聽完奶奶的故事後，隔天她騎著車到鎮上農專，她走過穿著運動服從身邊跑過的弟弟妹妹，進去一間辦公室坐到一個十分和藹的老師對面。

萬里花從那天起學習趕上正常人的步驟，她自己也不確定她完成過哪些。男人給的那張卡直到今天還是刷得動，但萬里花只有在買不是自己的東西時才會刷它。

我和沂鈞跟著萬里花，三台機車在恆春半島上亂晃，每天都騎超過一百公里。作為一個半島的特點是，只要往左往右，半島的東面西面，人們可以在一天裡看到大海的日出和日落，萬里花說，這讓她知道，所有事物都會有好的和壞的不同面向，善良的惡意的，一切只和時間有關。早上東邊的旭日會像正義一般理直氣壯地蓋上大地和房子，在黃昏時卻又狡詐並無辜地放任黑暗勒住山裡每個轉角。而在日出時對陰影那樣眷戀遲遲不願放手的西邊，在日落時卻像這個世界所有的美和善一般，用天空告訴人們一天之中最魔幻的故事。每一個日子之中都有這兩個時間，在絕對黑白是非對錯之間，用時間留下一點溫存，交替時的空隙，天空，日出和夕陽，顏色的層疊，好像整個世界在那時才逃脫善惡價值的判斷，顯示出原本多彩綺麗的光影。黑暗太過耀眼，而光明又過於絕對。萬里花喜歡在這兩個非黑非白的時刻騎著車，在恆春半島的高低起伏裡觀看這些，整個世界光綽迷盲，流動。

人都會變壞的。

一切只是在演戲，如同一天有二十三個半小時你可以清楚的指出此時是白天還是黑夜，是好的是不好的，但那都是我們在演戲而已。

萬里花說。

我覺得世界只有黃昏和天明時才是真的，沒有被光影給勒索。很多東西只有這兩個時候，才能看得到。

她帶著我和沂鈞在山坡上，日出時看向西邊，日落時看向東邊。流火之中，光的偏折讓巨大的雲變成鯨魚，直直地朝著它們騎去，會被雲偽裝的山給欺騙到。萬里花說，她會在這兩個時刻，當大家都被絢爛的光吸引時死死地盯住反方向。那是人類目光的背面，卻不被大家注視，好像它沒有價值一般。但萬里花喜愛這些，彷彿看到自己一般。

假期和夏日的提早結束，是因為萬里花奶奶的身體。我和沂鈞在喝著蜂蜜蘆薈有風鈴的下午聽到後院傳來礮的一聲，奶奶在曬衣架下倒下了。沂鈞和我把奶奶搬到車上後，沂鈞叫我騎腳踏車滑到鎮上去找在幫忙奶奶買車的萬里花。他先載奶奶到醫院。我在市場裡賣雞

肉的攤子前找到萬里花。她很冷靜地把菜籃請攤子的伯伯幫忙處理，接著踏上她騎來的單車延著山嶺滑往醫院的方向。時序近晚，西曬的陽光打響葉子和鳥鳴。萬里花的車騎得過份的快，我緊跟在後頭。雖然我也知道到醫院的路，跟不上萬里花也能到，但我不想跟丟萬里花，我不想錯過接下來任何一個時光。所以，我只是緊緊的跟著她。

我只是緊緊的跟著她。

1.玻璃的底部，都是夜晚

沂鈞說，他很怕黑。在被拱上台唱歌後，沂鈞一下台就跟我說他昨天四點才睡著。宿舍的冷氣壞掉，他全身躁熱發癢，翻來覆去到現在仍奇癢難耐。深夜時他本來想出去浴室沖涼，但外頭廊下的燈都關了，他怕黑，他很怕黑。

宿舍是六個人一間的。入宿那天我晚上才到，開了門裡頭五個人一起望上我，對視了三秒，沂鈞搖搖手中的撲克牌和我說，要不要玩？

大部份時候要找沂鈞都是去他宿舍上的床上找他，包括上課時間。那天沂鈞不知道是哪條神經錯了，七早八早和大家去吃了豆漿和燒餅，接著睡眼惺忪的進了課堂教室。上了課沒幾分鐘，老師就瞞了沂鈞這位鮮少露面的大一生，緊跟著莫名其妙地就上了台唱了歌。沂鈞下了台瘋狂地喝水，喝光了他那瓶也灌完了我的，下了課還直奔超商。他跟我說，他怕人群。我跟他說，這不像怕，這比較像討厭人群而已。

沂鈞討厭，或者怕的東西還有綠豆跟紅豆。學校附近有一家夏天賣八寶冰的店面，我和沂鈞有時打完工回宿舍會騎過去吃一碗再回去。沂鈞的那碗冰裡永遠只有圓仔、糖水跟冰。沂鈞喜歡吃麻糬，但他也從來不碰紅豆口味，只吃花生或芝麻的。其實沂鈞最愛的是熱的，更像年糕而非麻糬，沒有加任何餡料的糯米團。沂鈞說他家裡在秋天會做的那種。要找一個重心不穩的盆子，裝半滿的水，倒入糯米，以一個方向攪拌水波，讓水上下搖擺，讓水流把比較輕的糯米浮到上層，再以另一隻手撈出重複做上幾次，等碗底剩的都是差不多的糯米後，再進行後頭的步驟。沂鈞在深夜浴室的烘衣機前和我說並示範這些。他說他怕黑，叫我陪他去把衣服拿出洗衣機然後等烘衣機一好馬上放進去。示範完後，沂鈞和我說，如果我是女生，他就會再補上一句，剛剛那都是騙人的。因為女孩子，總是喜歡聽謊言。

所以剛剛那些是真的嗎？

是啊。真實都長得跟謊言類似。

沂鈞最喜歡的時間應該是排戲的時光。他說，那應該和觀看晚上的風感覺差不多，當它們在晚上穿過樹梢的時候。沂鈞怕黑，但他喜歡夜晚不睡直到天亮。在六人的寢室，他會在門禁前戴著一頂帽子和波霸奶茶和一袋鹽酥雞回來。天冷時從床舖拖下他的棉被包裹自己坐在電腦前，盯著電腦和一個黑夜共處。大部份時間是玩著各種不知道從哪發覺的小遊戲或寫著不知名的程式。有一次，我打完工去麥當勞買了大薯買一送一，回到宿舍後吃完太飽無法入眠，看他位子上還電燈亮著便爬下去找他。沂鈞在看電影，看到我，從袋裡插了一根米血給我。我那個晚上和沂鈞看完了那部電影才睡，但其實眼睛才剛閉上又被沂鈞挖起來吃早餐。那電影叫《天才一族》。沂鈞看電影時的眼神很專注，映著電影的光很像裡頭藏著愛人與愛的祕密。不論任何電影，即便後來我和他看《驅魔實錄》和《天使聖物：骸骨之城》這類片子時，他也是同一個眼神。這是我一直對沂鈞非常親近的一個原因。

我和沂鈞有一陣子喜歡去交誼廳跟體育系打麻將。有一個下午，我和沂鈞輸了一萬多塊，但才剛到南風。這時，交誼廳的鐵門被大力的敲著。

「誰在裡面鎖門，出來！」

是舍監的聲音，兩個體育系互看一眼，立馬從窗戶身手矯健地爬了出去，沿著牆壁爬向頂樓。我和沂鈞把頭探出去。

別傻了我們不行，這裡是五樓。

我知道。那要怎辦？

舍監應該知道兩個人打不了麻將吧。

等不到人開門，舍監自己默默地走了。但我和沂鈞再也沒遇到那兩個體育系，聽說他們帶校外的女生進宿舍時給了過量的藥出事了。總之，沒有人知道那天如果西風起了會發生什麼事。

排戲，沂鈞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況裡去了試鏡，電影的，失敗了。但認識了一個短頭髮，眼睛大大有稜有角，非常瘦的手臂戴著CK腕錶的女生。像沒睡飽或吸毒超量的精靈。她是電視台來支援的工作人員，問沂鈞想不想去劇場試試看。沂鈞問我，我說這女孩子我蠻喜歡的，去啊。

沂鈞的生活在那之後變得略微充實，像夏日城市裡在地鐵各個匆忙的身影。早晨起身，和我一起到學校旁的鐵皮屋吃早餐，時間甚早。沂鈞滑著手機，只有需要晨練的體育系在旁一起吃。即便寒冷的冬季，體育系的妹妹依然可以露著緊緻結實的四肢，喝冰豆漿或冰

奶茶。上課，沂鈞或去，或不去。大部份無法在課堂上見到他，有太陽的時光裡往往只會在正午室友們一起吃午餐的習慣裡看到他。有時臨時回寢室拿東西，他也不一定在，只有他大大的耳罩式耳機掛在窗前，聽著窗外的樹枝和葉一塊擺動。

晚上，我在打工，星期一和四沂鈞會一起去賣手作餅乾的蘇媽媽那裡做夜班，剩下的日子他會去排戲。蘇媽媽那裡的制服是一件淡天藍色的圍裙，上班時要穿牛仔褲和有條紋的上衣過去。為此，沂鈞還特別和我一起約了一趟去Uniqlo。

我喜歡那邊那個店員的感覺。

哪個，那個男的嗎？

不是，右邊那個短頭髮、瘦瘦的。

喔，對，看到了，蠻可愛的。

嗯。

很像你們劇團團長。

嗯。

我在禮拜三的打工是去到北投捷運站旁的一個小補習班上課，沂鈞那天排戲的場所在唶哩岸。我在上課結束的傍晚會到捷運站會合，一起搭上下班的人潮和陽光，從那個城市的中央一路搖晃到城市的北方，分別三小時，再在人潮裡尋找彼此。

只是接近年末，這趟路就必須裹上大量的外衣、棉T、羽絨外套乃至圍巾和手套、毛帽。那時我下班後，會跟沂鈞在那個城市的北方幾個地名流轉，士林、淡水、芝山，還有很多。尋找溫熱的食物，也找一個和我們一樣渴望溫暖跟安穩的同類們聚集的屋簷。最常去的點在圓山，一對年輕的哥哥姊姊經營的關東煮店。木造的裝潢，有點貴的價格。沂鈞總是戴著帽子去那裡，店主姊姊說她和她男朋友有時會去捷運站前唱歌，也是個眼睛大大，頭髮短短的瘦女生。沂鈞說他會去聽，但我不太相信。

只要遇上小學和國中的段考，北投的補習班就會停課一週。沂鈞邀我去看他排戲。不然你在宿舍也沒事做。沂鈞說。

劇團的人大約都是一些和善、偏執、酒精的人們。喜歡食物、鑽牛角尖，有一些異於常人。你知道，有一些畫面會是一個人成功後看著歡舞的人群，獨自靜默坐著，看著。好像在此之後成長了什麼。沂鈞說。我點點頭。他們就是相反，一群依靠失敗成長的人們，吞噬

失敗，與此共存共榮，看一個無人無光的劇場。重複，不斷沒有止境的失敗，堆疊，再堆疊，如此成長，終老。

我喜歡的位置是舞台的右側，以相對位置大約是第三排。短頭髮的團長是個頭腦機巧的女人，稍稍喜歡用眼袋調戲年輕男孩子，下方有紅色眼影。

有次她和我打招呼，一時間不知有什麼話題，我就問她，妳覺得演戲像什麼？

演戲喔……像演習吧？

演習？

不覺得我的諧音很棒嗎？

好爛。

演戲，就視同正式上場呢。

她習慣坐在我的左前方盯著舞台上的排演，弓著身，瞪著眼。一開始，我會害怕和她的溝通與交流，感覺像隻小動物面對不懷好意的大野狼。但見了幾次後，就發現，她是個很寂寞的人。

寂寞的人？

對啊。像我們一樣。

什麼意思？

外表冷冷的，但只要遇到願意和自己對話的人，還是會主動地去和對方談話。

大家不都這樣？

是嗎？

是啊。

團長嗜冷。她會把每個練習的地方冷氣開到最強。她喜歡香氣，自然的，像花，蘆葦，還有菸草，但她討厭剩餘的氣息。像燒肉，火鍋，還有鹽酥雞。所以團練的地方不會有人帶食物進來，大家會用保溫瓶帶茶包沖熱水，藍的，淡綠的，桃紅的，白的，黑的。久久去一次的我總會忘了跟大家的習慣帶上一壺熱茶對抗那開的過強的冷氣。沂鈞會叫我喝他的，而同坐在台下的團長也都會把她的倒下一杯給我。團長喜歡莓果類的茶，顏色總是比琥珀更接近純潔一點。

沒沂鈞戲份時，他會坐來我旁邊，和我講解正在排演的戲、演員正想突破的點、製做道具的事。而有興趣的是，演瘋子B的長頭髮姊姊，演強暴犯的像gay的大哥哥，演離家少

女的眼睛空靈妹妹。沂鈞說，那其實也是姊姊，喜歡穿湖水綠的衣服，矮的，下戲後其實很不喜歡說話。而那哥哥不是gay，養了一個年紀比他大的女友，和一隻叫牡丹的貓。他喜歡把貓咪的頭塞進自己的嘴巴。倒是那長頭髮的姊姊喜歡的是短頭髮的女生，運動系，還是海灣旁大學的教授。不是團長，團長跟運動扯不上關係，不過你還是別肖想了。

劇團公演時，沂鈞把我拉去當工作人員。地點和一所高中借了體育館。沂鈞給了我成堆的大型黑色垃圾袋，把它們剪成平面，幫住所有有光透進的窗戶和縫隙。有一些地方，需要一個人在看台，再一人在平面合力用透明膠帶黏合黑色垃圾袋垂下後的間隔。花上一個上午，包裹那建築物成一個緊密無光的盒子，除了左上角落有個氣窗，沒有梯子，也沒有突出的物品可以攀爬而上。沒辦法接好，也無除掉它的光的方法，只能任它變唯一的例外。

生活後來慢慢變為這樣，認真，用力，和友善的人一起度過日夜，但結果往往跟自己想像甚遠，永遠有例外，永遠有無奈無法完成的事。變得熟稔，變得安靜，變得常常想到以前。起床，吃早餐，等下雨和回去拿雨衣和傘，想下一餐要吃什麼，打工，排戲，看星星和電影，學習看的到的和看不到的。偶爾睡覺，也休息。沂鈞對演戲這件事愈加上手，角色，自己，自己，角色，抓的住人們的目光，也抓的許多人的心。他在夏季公演，也就是他加入劇團的第三次公演後和頭髮短短眼睛大大的團長告了白，就在慶功宴上。

沂鈞說，他覺得演戲是一件很特別的事。他說，這讓他第一次意識到，他是站在台上的。在知道演戲這件事前，他覺得最大的任務，是當個不會吵鬧的觀眾，坐在台下知道掌聲的時機點，還有用英文叫台上叔叔的瞬間。不要搶拍，但他也從來沒想過，會有不拍手的人。他從前以為，在台上演戲就是在假裝著什麼，一隻喜歡吃紅蘿蔔的狗，或擁有討厭與絕交故事的人。而演完了下台，這一切無關。他以為一輩子可以這樣活完。

我問他，你什麼發現不像你想的那樣呢。沂鈞說，我做著我自己的事，然後有人拍手。我下次不那樣做事，他沒拍手，說我變了。我嘗試拙劣地完成對從前已經沒有感覺的我模仿時，大家拍手了，說我太棒了，恭喜。

我和劇團的團長在外頭遇到過一次，那是台北市其中一間圖書館分館。

我是因為系上有個課程才去那裡的，在週末，講故事給小朋友聽。不過輪到我們那組時，下大雨。只有一個小孩出現，大約六年級，而我們這組有三個人。我很想問那個小孩要不要打麻將，因為我們選的故事書明顯閱讀年齡比他小了五六歲有。小孩很不耐煩，但他媽媽把他丟在這裡消失了。

而團長，只是因為躲雨才待在那個圖書館的。

直到說故事的時間結束，小孩的媽媽都沒有出現。我的另兩個組員都要約會，紛紛先行離去。團長看我一個人，走了過來。她和小孩說了很多恐龍的故事。很精采，小孩和我聽的都很開心。

窗戶外面的雨滴愈來愈清晰，我那天覺得，那些雨好像也很害怕天黑。它們在趕時間，趕在天黑之前要降落到地面，不然，可能會迷路吧。

圖書館的志工來跟我們說，她會帶小孩等她媽媽，我們可以先走了。走到櫃台旁時，團長問我：「你不借個書嗎？」

我忘記那是哪一間分館了，不過，那裡旁邊有一條溪。我拿了一本漫畫，團長拿過去看，是山下知子《日波里的清晨》。只有第二集，第一集不知被誰借走了沒有還。

「喔，我看過這本。」

「真的嗎？」

「而且還是日文版的。」

「妳看得懂日文？」

「一點點。」團長把漫畫攤開，書頁在指尖快速劃過：「幾年前我有去日本，還演過日劇喔。」

「哇，好厲害。」

「沒啦，幾秒鐘的鏡頭而已。」團長把漫畫還給我：「日文也沒有很好，像那時就沒有看懂這本。」

「這樣就沒辦法問妳這是什麼樣的故事了。」

「還是可以啦。不過，硬講的話，」團長頓了一下，看了看玄關頂部兩三隻飛蟲環繞的日光燈，用更輕的音量說道：「就是一個，沒有人相信別人的故事而已。」

我們走出圖書館不斷開闔的自動門，外頭雨已經停了，水滴沿著建築物的外延滴落。

回到宿舍後，我便讀完了那本漫畫。沂鈞那個晚上很晚才回來，他那陣子輸很多錢，於是一回來就要求打麻將。我猜拳猜輸了，於是上去床上等人換桌。那天有個人南風連十三，那局麻將好久，於是我也看了那本漫畫好多次。

漫畫裡頭有個叫安倍美知華的國中女生，她寫了一封信給十年後的自己。

0. 十年後，給二〇二三年的自己。來自二〇二三年的自己。妳現在...在做什麼呢？這十年，妳是怎麼過的？現在從事何種職業？與什麼樣的人們來往呢？有沒有遇到什麼，好事或厭煩的事？二〇二三年是怎樣的感覺？還在煩惱...目前我正在煩惱的事嗎？還是說妳早就不在意了？二〇一三年的自己，無法相信人。無論是自己，還是別人。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回顧一下。二〇二三年的自己...妳覺得如何呢？是否已經有相信，以及能夠...相信的事？二〇二三年的自己，妳和二〇一三年時的朋友，現在仍是朋友嗎？還是說...妳已經徹底忘記十年前的事了？十年後的自己，妳現在，過得好不好呢？我想我，應該已經忘記十年前的事了。或者說，十年後，24歲。還有十年，我並不想活那麼久。

明天，我想在睡夢中死去。

沂鈞在運動會那天被系上的人衝了進來從床上抓走，說大家有幫他報名一萬公尺。他半夢半醒，其他四個人還在睡覺他不敢開燈，寢室前鞋子太亂他找不到自己的，就穿著我的去跑了。我不知道大學還有運動會，但那天下雨我也不是很有興趣，便去買了早餐回寢室等，順手買了他的。快中午時沂鈞才回來，他一眼認出我幫他買的奶茶，張口便吸。他屈膝坐在椅子上，從口袋摸出一面獎牌和一張爛爛的獎狀。

早知道最後就用走的，他說。前幾圈有個人一直跑在他旁邊，那個人最後用走的，就不用等頒獎。

生活後來慢慢變為那樣，對著筆電敲敲打打趕著報告，戴著耳機。桌角的手機隨時會響起，大部份是工作上的，補習班的學生問的問題，餅乾店同事要調班。少部份是只在課堂交集的大學同學，幫她佔位子或是明天的報告。沂鈞會在深夜時拉我去洗衣服，偶爾烘衣服。早餐他固定吃著鐵板麵配蘋果汁，我後來愈來愈常喝豆漿。每個白日都渾渾噩噩，每個暗暝都靜謐無聲。沂鈞離開劇團後去買了一支純白的吉他回來，從基礎和弦開始彈，在宿舍頂樓的曬衣場跟抽菸和藝術系戴著面具噴著畫的人一起。我太喜歡和他一起上去，挺無聊的，夜裡的城市光太高太亮，而且每一扇窗戶的光亮都太像孤獨。這個城市也太愛下雨，躁熱或寒冷，下了一個又一個故事，卻好像，都沒有人有結局。

我和沂鈞看著烘衣機裡裝得過量的衣服笨重地旋轉。

我覺得她想找的是把人生演好的人，而不是戲演好的人。後來團長寄了囍帖給沂鈞時，沂鈞這樣跟我說。對象是個企業家的兒子。

我雖然下意識的感到沂鈞這句話裡頭的意思是：我不想演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我不想演。但這句話對我來說有點太殘忍。我不太想去想這句話是沂鈞對他迷戀過的女生的評論或結論，所以我只是跟著他搭了久久的捷運到了圓山，去那對有街頭藝人執照情侶開的關東煮店。哥哥不在，姊姊說他在外面欠人錢跑了，我和沂鈞吃了一堆莫名其妙的關東煮後，他又把我拉進花博園區裡一家一看就是在騙觀光客錢的咖啡店，點了一壺什麼英式莓果茶的，有夠難喝。我們坐在滿是香水的店裡，沂鈞打開他的筆電，重複玩著一個在平面上跳來跳去的遊戲。突然他說，我找到Bug了。我站到他身後，他指著螢幕右上角。我看了很久，說我看不出來。沒關係，就只是個遊戲而已。

我們一直坐到那家咖啡店關門才離開，走到捷運站時，發現關東煮店的姊姊自己一個人站在廣場上唱歌。我和沂鈞坐到地板上，聽著她唱歌到我們沒了末班車可以回去，起身時還發現兩人身上都沒錢了。沂鈞問她可以LinePay嗎。姊姊的Line沒有頭像，名字叫萬里花。

大三開學後的第二個禮拜五是萬里花的生日。我和沂鈞被邀請到她的租屋處，帶著炸雞和刮鬍泡。雖然食物充足，但萬里花仍準備了飯和水果。萬里花是那種不會讓別人幫她盛飯的女生。

在我們衝到廣場互砸刮鬍泡之前，萬里花提議要一起去考駕照。這是比較稀奇的事，在我們三人的相處裡，她是最不容易主導我們要做什麼的人。

一起去上駕訓班吧。

好啊。沂鈞說。

我回來的路上有看到，三人報有特價。

OK啊。沂鈞說。

我一語未出，但我喜歡萬里花和沂鈞認定我和他們沒有差別的感觉。